

自序

我的三篇小說，都不是強有力的表現。自家做好之後，也不願再讀一過。所以這本書的批評如何，我是不顧著的。第一篇沈淪是描寫著一個病的青年的心理，也可以說是青年憂鬱病 *Hypochondria* 的解剖，裏邊也帶敘著現代人的苦悶，——便是性的要求與靈肉的衝突——但是我的描寫是失敗了。第二篇南邊是描寫一個無爲的理想主義者的沒落，主人公的思想在他的那篇演說裏，以看得出來。這兩篇是一類的東西，就把他們作連續的小說，他也未始不可的。這兩篇東西裏，也有幾處說及日本的國家主義對於我們中國留學生的壓迫的地方，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傳的小說，所以描寫的時候，不敢用力，不過烘雲托月的點綴了幾筆。第三

篇附錄的銀灰色的死，是在時事新報上發表過的，寄稿的時候我是不寫名字寄去的，學燈欄的主持者，好像把他當作了小孩兒的痴話看，竟把他去棄了：後來不知什麼緣故，過了半年，突然把他揭發了出來。我也很覺得奇怪，但是半年的中間，還不曾把那原稿，却是他的盛意，我不得不感謝他的。

銀灰色的死是我的試作，便是我的第一篇創作，是今年正月初二脫稿的。往年也曾做過一篇還鄉記，但是在北京的時候，把他燒失了，我現在正想再做他出來，不曉得也可以比得客拉衣耳的法國革命史麼？

千九百二十一年七月三十日叙於東京旅次達夫

沈淪

一

他近來覺得孤冷得可憐。

他的早熟的性情，竟把他擠到與世人絕不相容的境地去，世人與他的中間介在的那一道屏障，愈築愈高了。

天氣一天一天的清涼起來，他的學校開學之後，已經快半個月了。那一天正是九月的二十二日。

晴天一碧，萬里無雲，終古常新的皎日，依舊在她的軌道一程一程的在那裏行走。從南方吹來的微風，同醇酒的瓊露，帶著一種香氣，一陣陣的拂上面來。在黃昏未熟的稻田中，在彎曲同白線似的鄉間的官道上，他一個人手裏捧了一本六寸

的 Words worth 的詩集，儘在那裏緩緩獨步。在這大平原內面並無人影：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聲兩聲的遠吠聲，悠悠揚揚到他的耳膜上來。他眼睛離開了書，同做夢似的向有犬吠聲方看去，但看見了一叢雜樹，幾處人家，同魚鱗似的屋瓦上層薄薄的蜃氣樓，同輕紗似的，在那裏飄蕩。

Oh, you serene gossamer! you beautiful gossamer!

這樣的叫了一聲，他的眼睛裏就湧出了兩行清淚來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。

呆呆的看了好久，他忽然覺得背上有一陣紫色的氣息吹來，息索的一響，道傍的一枝小草，竟把他的夢境打破了。他回轉頭來一看，那枝小草還是顛搖不已，一陣帶著紫蓼蘭氣息的和風，溫微微的哼到他那蒼白的臉上來。在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裏，在這澄

清透明的以太 Ether 中，他的身體覺得同陶醉似的酥軟起來。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懷裏的樣子；他好像是夢到了桃花源裏的樣子；他好像是在南歐的海岸，躺在情人膝上，在那裏貪午睡的樣子。

他看看四邊，覺得周圍的草木，都在那裏對他微笑。看看蒼空，覺得悠久無窮的大自然，微微的在那裏點頭。一動也不動的向天看了一會，他覺得天空中，有一羣小天神，背上插著了翅膀，肩上掛著了弓箭，在那裏跳舞。他覺得樂極了，便不知不覺開了口，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「這裏就是你的避難所。世間的一般庸人都在那裏妒忌你，輕笑你，愚弄你；只有這大自然，這終古常新的蒼空皎日，這晚夏的微風，這初秋的清氣，還是你的朋友，還是你的慈母，還是你的情人，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與那些輕薄的男女共處去，你就在

這大自然的懷裏，這純樸的鄉間終老了罷。」

這樣的說了一遍，他覺得自家可憐起來，好像一萬千哀怨，橫亙在胸中，一口說不出來的樣子。含了一雙清淚，他的眼睛又看到他的手裏的書上去。

Behold her, single in the field, 注視着她，她在田野

You solitary Highland lass!

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;

Stop here or gently pass!

Alas she cuts, and binds the grain,

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;

Oh, listen for the vale profound

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.

看了這一節之後，他又忽然翻過一張來，脫頭脫腦的看到那第三節去。

Will no one tell me what she sings?

Perhaps the plaintive numbers flow

For old, unhappy, far-off things,

And battle long ago:

Or is it some more humble lay,

Familiar matter of today?

Some natural sorrow, loss, or pain,

That has been and may be again!

這也是他近來的一種習慣，看書的時候，並沒有次序的。幾百頁的大書，更可不必說了，就是幾十頁的小冊子，如愛美生的自

然論，Enfer's "On Nature" 沙羅的逍遙遊 Thoreau's "Excursion" 之類，也沒有完完全全從頭至尾的讀完一篇過。當他起初翻開一冊書來看的時候，讀了四行五行或一頁二頁，他每被那一本書感動，恨不得要一口氣把那本書吞下肚子裏去的樣子，到讀了三頁四頁之後，他又生起一種憐惜的心來。他心裏似乎說：

「像這樣的奇書，不應該一口氣就把他念完，要留著細細兒的咀嚼纔好。一下子就念完了之後，我的熱望也就不得不消滅，那時候我就沒有好望，沒有夢想了，怎麼使得呢？」

他的腦裏雖然有這樣的想頭，其實他的心裏早有一些兒厭倦起來，到了這時候，他總把那本書收過一邊，不再看下去。過幾天或者過幾個鐘頭之後，他又用了滿腔的熱忱，同初讀那一本書的時候一樣的，去讀另外的書去；幾日前或者幾點鐘前那樣的感動他的那一

本書，就不得不被他遺忘了。

放大了聲音把渭遲渥斯的那兩句詩讀了一遍之後，他忽然想把這一首詩用中國文翻譯出來。

『孤寂的高原刈稻者』

他想想看，“The solitary reaper”. 詩題只有如此的譯法。

『你看那個女孩兒，她只一個人在田裏，

你看那邊的那個高原的女孩兒，她只一個人，冷清清地！

她一邊刈稻，一邊在那兒唱著不已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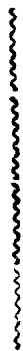
她忽兒停了，忽而又過去了，輕盈體態，風光細膩！

她一個人，刈了，又重把稻兒捆起，

她唱的山歌，頗有些兒悲涼的情味：

聽呀聽呀！這幽谷深深，

全充滿了她的歌唱的清音。



有人能說否，她唱的究竟是什麼？

或者她那萬千的痴話

是唱的前代的哀歌，

或者是前朝的戰事，千兵萬馬：

或者是些坊間的俗曲，

便是目前的家常閑說？

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，必然的喪苦，自然的悲楚，

這些事雖是過去的回思，將來想亦必有人指訴。」

他一口氣譯了出來之後，忽又覺得無聊起來，便自嘲自罵的說

道，

「這算是什麼東西呀，豈不同教會裏的讚美歌一樣的味道麼？」

英國詩是英國詩，中國詩是中國詩，又何必譯來對去呢！」

這樣的說了一句，他不知不覺便微微兒的笑起來。向四邊一看，太陽已經打斜了；大平原的彼岸，西邊的地平線上，有一座高山，浮在那裏，飽受了一天殘照，山的周圍醞釀成一層朦朦朧朧的嵐氣，反射出一種紫不紫紅不紅的顏色來。

他正在那裏出神呆看的時候，哼的喀嗽了一聲，他的背後忽然來了一個農夫。回頭一看，他就把他臉上的笑容裝改了一副憂鬱的面色，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見的樣子。

二

他的憂鬱症，愈鬧愈甚了。

他覺得學校裏的教科書，真同嚼蠟一般，毫無半點生趣。天

氣清朗的時候，他每捧了一本愛讀的文學書，跑到人跡罕至的山腰水畔，去貪那孤寂的深味去。在萬籟俱寂的瞬間，在天水相映的地方，他看看草木蟲魚，看看白雲碧落，便覺得自家是一個孤高傲世的賢人，一個超然獨立的隱者。有時在山中遇著一個農夫，他便把自己當作了‘Zaratustra’把Zaratustra所說的話，也在心裏對那農夫講了。他的Megalomania也同他的Hypochondria成了正比例，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。在這樣的時候，也難怪他不願意上學校去，去作那同機械一樣的工夫去。他竟有連接四五天不上學校去聽講的時候。

有時候他到學校裏去，他每覺得衆人都在那裏凝視他的樣子。他避來避去想避他的同學，然而無論到了什麼地方，他的同學的眼光，總好像懷了惡意，射在他背脊上的樣子。

上課的時候，他雖然坐在全班學生的中間，然而總覺得孤獨得很：在稠人廣衆之中，感得的這種孤獨，倒比一個人在冷清的地方，感得的那種孤獨，還更難受。看看他的同學看，一個個都是興高彩烈的在那裏聽先生的講義，只有他一個人身體雖然坐在講堂裏頭，心想却同飛雲逝電一般，在那裏作無邊無際的空想。

好不容易下課的鐘聲響了！先生退去之後，他的同學說笑的說笑，談天的談天，個個同春來的燕雀似的，在那裏作樂；只有他一個人鎖了愁眉，舌根好像被千鈞的巨石錘住的樣子，兀的不作一聲。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學來對他講些閑話，然而他的同學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尋歡樂去，一見了他那一副愁容，沒有一個不抱頭奔散的，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學了。

「他們都是日本人，他們都是我的仇敵，我總有一天來復仇，我

總要復他們的仇。」

一到了悲憤的時候，他總這樣的想的，然而到了安靜之後，他又不
得不嘲罵自家說：

『他們都是日本人，他們對你當然是沒有同情的 因為你想得他
們的同情，所以你怨他們，這豈不是你自家的錯誤麼？』

他的同學中的好事者，有時候也有人來向他說笑的，他心裏雖然非
常感激，想同那一個人談幾句至心的話，然而口上總說不出什麼話
來；所以有幾個解他的意的人，也不得不同他疏遠了。

他的同學日本人在那裏歡笑的時候，他總疑他們是在那裏笑他
，他就一霎時的紅起臉來。他們在那裏談天的時候，若有偶然有
他一眼的人，他又忽然紅起臉來，以為他們是在那裏譏他。他同
他同學中間的距離，一天一天的遠背起來。 他的同學都以爲他是

愛孤獨的人，所以誰也不敢來近他的身。

有一天放課之後，他挾了書包，回到他的旅館裏來，有三個日本學生和他同路的。將要到他寄寓的旅館的時候，前面忽然來了兩個穿紅裙的女學生。在這一區市外的地方，從沒有女學生看見的，所以他一見了這兩個女子，呼吸就緊縮起來。他們四個人同那兩個女子擦過的時候，他的三個日本人的同學都問她們說，

「你們上那兒去？」

那兩個女學生就作起嬌聲來回答說，

「不知道！」

「不知道！」

那三個日本學生都高笑起來，好像是很得意的樣子：只有他一個人似乎是他自家同她們講了話似的，匆匆跑回旅館裏來。進了他自

家的房，把書包用力的向蓆上一丟，他就在蓆上躺下了。——日
本室內都鋪的蓆子，坐也席地而坐，睡也睡在蓆上的。——他的
胸前還在那裏亂跳：用了一隻手枕著頭，一隻手按著胸口，他便自
嘲白罵的說：

「You coward fellow, you are too coward!

「你既然怕羞，何以又要後悔？
「既要後悔，何以當時你又沒有那樣的膽量？不同她們去講一

句話。

「Oh, coward, coward!」

說到這裏，他忽然想起剛纔那兩個學生的眼波來了。

那兩雙活潑潑的眼睛！

那兩雙眼睛裏，確有驚喜的意思含在裏頭。然而再仔細想了